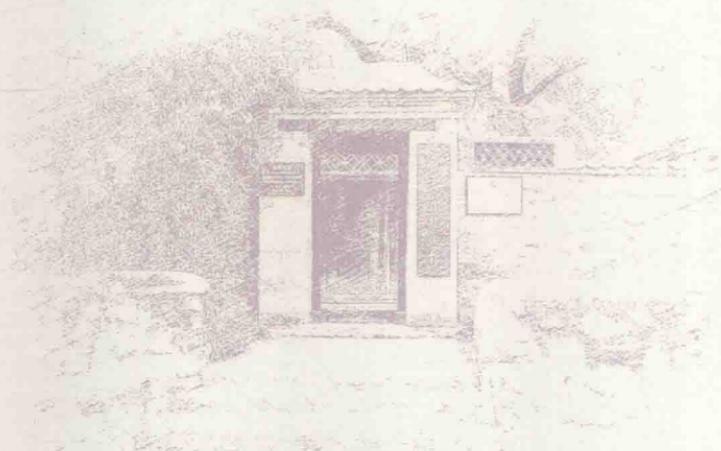


周汝昌 著

周伦玲 整理

北斗京华

紫陌红楼十丈尘，万家烟树瓦销鳞。
春愁欲约官墙柳，锦绣京华事事新。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北斗京华

周汝昌
著

周伦玲
整理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斗京华 / 周汝昌著；周伦玲整理。— 北京：北京出版社，2018.8

ISBN 978-7-200-13453-7

I . ①北… II . ①周… ②周… III . ①回忆录—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 ① 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67634 号

总策划：安东 高立志

策划编辑：司徒剑萍

项目统筹：魏晋茹

责任编辑：司徒剑萍 魏晋茹

责任印制：宋超

封面设计：田晗

北斗京华

BEIDOU JINGHUA

周汝昌 著

周伦玲 整理

出 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 编 100120

网 址 www.bph.com.cn

总发 行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印 刷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9.375

字 数 173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0-13453-7

定 价 5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本社负责调换

质量监督电话 010-58572393

自序

(一)

我在北京生活了数十年，外乡人视我为“老北京”，以为我必然是个“京通”的专学家。其实这离事实很远——说来也许人家不相信，我并无资格写一部“北京生活五十年”的专著。我对北京这个伟大的民族历史文化殿堂与宝库，所知太有限、太零碎、太琐末了！只因友好的介绍与敦促，出版社方面诸位的不弃，这才使我决意试笔。

我从一九三九年首次眼见到当时北京的风貌气象；从一九四〇年读大学，住西郊为始，中经六年（沦陷）失学与两年执教于成都华大、川大之外，一直是北京的居民，其见闻经历，不应算是十分微少贫乏吧。但我学生时，不知几个月才得进一次城；而后来当编辑时又是坐班制，难得到处去游览娱乐；再后则病弱、目坏……，虽然身为研究员，已难外出活动。如此粗叙，已可见我上文自云并无资格写出一部名实相副的书，绝非谦语虚词。

自我亲见老北京之前，听说那变化已是太大了（庚

子、辛亥、沦陷……）；而自我入京居京之后，那变化更是巨大得多。以前的，我连想象也不能得其万一。亲历的，则又笔不足胜任一个叙写梗概的职责。以此之故，我下笔之际，心情总是惭愧、惆怅、矛盾、杂乱……，这就使我这儿的文字更无可观之处了。

然而，巨细重轻，鲲鹏鸚雀，蹄涔海若……，自古也并存不废；人的阅历不同、处境不同，看事的角度重点也不同……，那么我虽是个零碎微末的“载记”者，其间也许又另有一番“境界”，也未可知。大手笔不肯不屑谈及的，在这儿或可窥见一斑，从中得其意味——如此亦可自解自慰了。

我写老北京是想记录某些文化的痕迹，已经消失的梦想难忘的中华艺术之大美至奇的古建筑、市衢坊巷，百姓商贾担贩的人情时序、古道淳风。

新中国的新北京，尤其自从明清的老城墙拆掉以后，其市容变化之巨大，实非拙笔所能形容，而我每一入市，已是难认何街何道，简直像外乡人“进城”那样陌生和“落后”了。几百万辆汽车塞满了整个北京的每一条通道，像水流一般永不停息或“断流”……外地来游者，除了逛故宫、游颐和园之类，已不再知道北京的历史风华何在了。他们却可以推知，老北京的优美的习俗民情，是中华文化的结晶的重要部分，这不会随市容之大变而归于消失。我愿以此小书作为祝愿的一种“心香”之献。

这个小文集是应邀特写的，极少数是旧撰。其文体带有一些回忆性质，但不是什么死板的流水史篇，也不是什么“大事记”，更不是名胜游记；只是以地、以人、以事为“三纲”而记我欲记之若干片段，此中存有“个性”，力避“八股时文”气。如果锡以美名，则无以名之之强名，或许可以“文化随笔”充之——愧甚愧甚。

我自创的一个文例是每篇之末有一首七言小诗。我喜欢这个形式。诗不全是重复“正文”的内容，是呼应、映照，以至是文“外”的补充，不拘一格。我以为可增情趣，也是中华诗文倚辅的传统特色。但此种诗不过是“竹枝词”体，通俗已甚，诗词专家幸勿以“高格”绳之，那就太远了。

诗曰：

紫陌红楼十丈尘，万家烟树瓦销鳞。

春愁依约宫墙柳，锦绣京华事事新。

庚辰上元节

(二)

我是天津人，北京还叫“北平”的时候，我就成了这个地方的居民，也就以此为第二故乡了。直到今日，我还是认为：世界上最可宝贵的文明古城，如今只有北京了，实

在太稀罕，太可爱，无与伦比地令人依恋。

但是，老北京的风貌、格局、风习、浓郁的中华文化情味气氛，都变得很厉害了，我每一外出，总觉得自己已是个外乡人来到一个不大像北京的地方。

我非常爱诵诗圣杜少陵“每依北斗望京华”的名句。一九六九年秋至次年七八月间，身在湖北咸宁“五七干校”，白天劳动后，晚夕有时搭起布幕放电影。记得一次是看苏联创作的列宁、斯大林故事片。我们落北而坐的正是不歪不斜朝正北的方向。天渐黑了，天上星辰越发灿烂了，然而最令我注目的还是那北斗当空！

这时，我心中诵念的是杜老的那七个字——也只有这时，方才加几倍地体会到杜老写下这七个字的心情。

老北京一片一片地消灭了，一面消灭，一面报纸上还不时出现“保护古都风貌”的大标题。人们的心愿挡不过开发商的财力富豪力，而且媒体也有文章指出：每十年出生一“辈”人，他们的差别就不是不显著，对一切事物的看法想法就不一样……那么，他们目中的北京，与我就绝不相似了——他们愿看我这本书或者即使看了，看得出“滋味”吗？

我说过的：我所“赶上”的老北京，已然是“尾巴的尾巴”。真正见过老北京的，读我的小书，不免生窃笑之心，书内所叙未免太孤陋寡闻了，竟敢题曰“北斗京华”，何其妄也！

原谅吧，谁使我这么孤陋寡闻的？我岂甘愿如此？历史安排的，我的一点儿知识只能如此。我还是时常想起梅花大鼓泰斗金万昌先生“王二姐思夫”之唱词“七小星拱北斗”，当王二姐刺绣时“七针扎”扎的就是“七个七星”。这星可不“小”，而中华人总认为这七星之下所笼罩的地方就是北京！

多么可爱的“北斗京华”一词，拙著竟得此以为书名，何其幸也。

——是为新序。

古历丙戌年，第一个“文化遗产日”
(二〇〇六年六月十日)写记于京华

目 录

楔子.....	[1]
燕京人海.....	[1]
轮痕履印.....	[3]
东京——北京.....	[4]
斯文向往.....	[6]
文化神游.....	[6]
皇都帝里.....	[8]
进北京.....	[9]
陋巷巢痕.....	[13]
北阙雄文.....	[14]
新证红楼.....	[16]
拔风尘.....	[23]
地震著书.....	[27]
聋与音乐.....	[30]

学术的浪费	[34]
回归献颂	[38]
雪芹瓷字	[41]
问心无愧有知音	[44]
藏书	[49]
李杜公案与《碎叶考》	[52]
盲之边缘	[57]
小摊	[61]
物劫	[65]
全国政协二十年	[69]
政协的盛况	[74]
给外国使节讲《红楼》	[83]
燕京杂感	[88]
救救胡同	[93]
建雪芹旧居纪念馆	[95]
《棟亭集》的故事	[98]
荣与愧	[101]
瀛寰舞苑艺双新	[104]
“三气周瑜”	[106]
夏衍旧居	[109]
狮子的际遇	[113]
“小区”感受录	[115]
关于“北京钟楼的钟声”	[118]

胜迹寻痕	[123]
圆明园	[123]
蟠桃宫	[127]
海上仙山·娜嬛福地	[131]
花·木·城池	[139]
正阳门	[145]
天立轩	[147]
二郎庙	[150]
动物园	[153]
九门之缘	[156]
恭王府	[161]
张家湾传奇	[173]
万安山访古刹	[178]
雪芹履印落城东	[183]
恭王府传奇	[192]
雪芹祠瞻礼小记	[196]
泡子河——芷园	[200]
“同福”——佟府	[205]
小府	[210]
虎门——右翼宗学	[217]
樱桃沟——烟霞窟	[223]
太平湖寻梦录	[228]

触类旁通	[235]
多少楼台烟雨中	[239]
“西府”的谜底	[243]
城中第一佳山水	[246]
曹雪芹与北京随园	[251]
隆福寺和隆福寺街	[253]
东岳庙与《红楼梦》	[258]
上元佳节访芹居	[263]
游园访碑记	[265]
渌水亭荒尚可寻	[269]
西山寻梦	[273]
故王宫府见沧桑	[279]

楔子

燕京人海

我家原在“七十二沽”之间，不知哪世修来，得为北京人。若说也不过是寄寓侨乡，那也不然——证据就在一首词里：先师顾羨季（随）先生题拙著《红楼梦新证》的《木兰花慢》，后阙的起句即云：“燕京人海有人英，辛苦著书成。”燕字平声，京字为句中“暗韵”，是本调的定律。顾先生是昔时旧京人人皆知的“苦水词人”（苦水，是因用外文拼音的名字 ku sui 读起来就成了他的乡音的“苦水”了），有他此词特为标许，说我是燕京之人，这个资格就不同于等闲之言谈议论了。

但若以为我真够个“老北京”的称号与实际，却又惭愧无以克当。事实是我于一九三九年方得到“北平”来投考燕京大学，太晚了！真正的老北京，未曾赶上她的全美首善，仅只是个“尾巴”的“尖儿”——也许还不够上，岂敢冒充什么。

然而，我又确实在北京住了好几十年，所经所历，所见

所闻，对今日之“当代北京人”来说，也有其“我如不言，后人何知”的“身份”。何况真正的老北京土著的“视角”与“心态”，未必与我全同，我于是不妨也来一叙五十年的北京生活之若干片段。“未尝不可”（《红楼梦》中茗烟之语），“谁曰不宜”？（这是谁先说过的话，可记不清了。）

苦水词人的那一句“燕京人海有人英”，暗藏两个典故：一个易知，是东坡诗的“万人如海一身藏”；另一则不易知——除非谁记得我的不计其数佚稿诗词，其中一首《水调歌头》有句云：“红桑几化人海，来作海中人。”先师看了，赞许那“来作海中人”五字运化得好。所以他老人家又在《木兰花慢》里用上了它。这些往事，文家心里喜欢讲求的中华笔墨之事，不知今后尚有留意而追寻，勿致一概随着“西化”而亡失者否？

北京是人海——又岂止“万人”哉，那真是北斗京华，东方宝库，才彦之奥区，英贤之渊薮。沧海一粟，也正可作“奇”观也。

来作海中人，前后已满五十年矣。

诗曰：

万人如海一身藏，语妙东坡试忖量。

人海人英有新意，木兰花慢味何长。

轮痕履印

古历丙戌（一九八四）夏至节日，我有一首七律，其句云：“至日云鸿喜不遐，春明风物系吾家。轮痕履印坊南北，茶影诗魂笔整斜。霏屑却愁琼易尽，揖芬长愧墨难加。揩摩病眼青灯永，惆怅东京总梦华。”此诗原为邓云乡先生新著《燕京乡土记》而作。那本书似乎是当代人写的第一部追记燕京旧俗的著作，所以觉得非常可贵，他对老北京的感情，引起了我的共鸣与“伴奏”。诗中有他有我，颇有一番难以尽言的感叹。

今日年纪小些的人，也许连这种平易的中华传统诗也读不全懂了，少不得絮言几句：云鸿，是“雁足传书”古事的变词，亦即书信邮件的代词。不遐，是用古诗“不我遐弃”之义。春明，指京师，如明清之际的一部名著就叫《春明梦余录》，专记北京古迹。霏屑，比喻美谈的话语“如霏玉屑”，洒然不绝，十分可赏。加墨，是为人修改润色文章的婉词。宋代旧京在今开封，古称汴州，亦曰东京，宋亡后，遗民作《东京梦华录》，备记当日汴京的繁华景状，览之令人神往，令人惊叹——也令人痛惜那种中华文化积累的不能保存，荡然俱尽。

诗曰：

游履轻尘也看花，洗碑拾石亦京华。

惭言著作三千牍，未有藏书富五车（chā）。

东京——北京

东京已不存在。它与北京又有什么关系？

答曰：关系太密切了。我住北京数十年，喜爱的文物风貌，却包含着东京汴梁的“质素”。我属于中国的“文人型”，天生就是爱和这些历史的悲欢离合打交道、话家常，不讲这个，我的“生活”就太乏味了。

老北京的全部格局，来自何方？定于何代？人人皆知的是它基于元代的大都的建置。但其实际——包括景观外貌与习尚风情，却是由金人从宋京汴梁“转运”而来的。所以我住北京，竟然可以连带“温”一点点儿“东京梦华”的佳境。一句话，我是要表明：老北京的历史文化内涵之丰厚，简直难以一个“地方”而浅观简论之，住北京这本身就是一个莫大的文化幸福！

金人灭了北宋，把无计其数的皇亲、富户、妇女、工匠、商贩、三教九流、百般人等，都掳捕驱迁到燕王府（今北京），修建布置起一座辉煌巨丽的新都城来——这“里面”可就包含着大量可见与不可见的宋京文化的“成分”，一直不绝如缕地传流下来。

人们熟闻的，总不出这些：如今“北海”（早叫“公园”了）奇石垒成的“琼岛”，乃是汴京大内“艮岳”的遗

物（艮岳就是“花石纲”的一大历史典故和事件，引起了一部《水浒传》……）。还有老北京小酒馆里，要二两一壶的酒叫作“一个酒”，而“个”乃是北音把“一角酒”说讹了音(j、g二音自古互转），看宋代“话本”小说时，就明白了“一角酒”传到了北京，这话始终“活着”。

实际上，汴京炒栗子的名手李和儿，也被掳到燕山，怀念故国，见了宋使臣，拉住马，流泪相诉。这事情被陆放翁（游）记在《老学庵笔记》中。北京昔时炒栗的甜香冠于天下，是有来由的。

故宫藏有元人迺贤的诗卷，题咏他所见金都燕山的古迹名胜——当时已被元人破坏，所剩无几，诗卷遂成极其珍贵的文物文献（已刻入《三希堂法帖》，但此石字迹已不复存）。

但我最不忘怀的却是老北京市肆繁华处无数商号店铺的木结构两层小楼，其美无比！这就全是从东京“搬迁”而来的中华宝物！（可惜，从不受人珍视，百分之九十以上俱已拆毁，改建“洋房”了。）

我的拙句，“惆怅东京总梦华”——就是慨叹就连这种仅存的残痕剩迹，也都年销月减，渐至无影无踪，只能“纸上空谈”而已。

诗曰：

汴州繁盛只观书，幸有燕王是国都。

烟树蔚门前史在，不应遗迹付虚无。